



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。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浪潮里,一大批乡镇企业的生根开花,让当地农民实现了从“种田能手”到“技术工人”的转变。而事实上,“乡镇企业”并非新名词,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,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由知名学者陆阳、沈云福合著的《奋楫者先》一书,聚焦中国乡镇企业发源地之一无锡,依托大量档案史料和口述资料,客观详实地再现了上世纪无锡乡镇企业敢为天下先,创造出“苏南模式”经济奇迹的发展历程。

该书以时间为经、事件为纬,由“起

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历史回眸

——读《奋楫者先》有感

◎ 刘学正

步”“升腾”“磨砺”“转型”四辑组成,串联起了无锡乡镇企业的1956年到2000年。“当天,村子里红旗招展,锣鼓喧天……这个高级社由10个初级社合并组成。”1956年2月12日,无锡的春雷高级合作社成立,随后47名木匠、拈船匠聚合成立了修船厂,拉开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序幕。作者感慨,谁也不会想到,这家在今天看来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修船厂,日后会被公认为“乡镇企业第一家”。

而到了1984年,无锡堰桥的“一包三改”创举犹如石破天惊,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。“一包”即对所有社队工业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;“三改”即改干部任命制为选聘制、改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、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。据书中记载,当时不到一年,就有全国各地的30多万人前来堰桥取经。堰桥“一包三改”的风靡程度可想而知,它吹响了乡镇企业发展

史上第一声改革的嘹亮号角,极大激发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,实现了20世纪80年代乡镇经济发展的“惊人一跃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无锡,集体企业蓬勃发展,私营企业也开始萌生。书中讲述了无锡航运公司的航船司机许林生辞职“下海”、自主创业的故事:凭着抵债得来的数万元写字板零配件,他和家人组装成儿童练习写字用的磁性写字板,然后推着板车销售,每天行走几十里路,跑遍了市县所有的小学和幼儿园。后来,产品销路逐步打开,生意越做越大。第二年,许林生租用了三间房屋,开始对外招收工人,扩大生产规模,并向县工商局申领营业执照。县工商局以0001号给他办了私营企业(独资)营业执照,这也创下了无锡乡镇企业史上的又一个“第一”。

从起步之初的“春雷响起”,到升腾时

分的“异军突起”,再到历经磨砺的“商海弄潮”以及勇于转型的“喷薄而出”,该书以大量案例分析为基础,深度探究乡镇企业发展的密码。“在人头攒动的农贸市场里,普通家庭不断宽裕的手头上,透过高速行驶的列车车窗……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组成部分,乡村的巨变有目共睹。”作者认为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乡镇企业都是极为重要的存在,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,扮演了探路者的角色。

产业生机蓬勃,乡村迸发活力。站在新起点上回眸历史,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,而是为了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。诚如作者在结语中写道的:“在无锡经济辉煌的长卷上,近代民族工商业、当代乡镇企业已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期望着新一代的企业、企业家续写无愧于时代的更加辉煌的篇章。”

童年的慰藉

——我与一本书的故事

◎ 崔建铎

一天,我去废品收购站卖废品,无意中在一堆旧书堆中,发现一本缺头少尾、纸页泛黄、陈旧残损的旧书。我马上拿起来翻阅,只见卷曲的书脊上有几个红色大字:农村使用手册。接着翻开里面,发现有“农业生产知识”“医药卫生知识”“文化知识”“生活知识”等内容。书内容丰富、图文并茂,插图形象逼真。似曾相识的这本书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。

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前期,上小学时正处于特殊时期。那时候大多数人家不仅物质生活极其匮乏,缺吃少穿、家徒四壁,精神生活也极其贫乏。记忆中童年的我,除两本课本

外,家中还有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和《智取威虎山》三本剧本以及一本少头无尾、看不到书名,但内容丰富的大书。这是一本农村百科全书式的书籍。每到下雨天、节假日、星期天,我经常翻看此书。通过这本书,我认识了水稻、土豆、甘蔗等农作物;知道了玉米钻心虫又叫玉米螟,棉花蜜虫就是棉蚜;认识了一些常用工具,如轱辘、碌碡、簸箕、笊篱等。了解了二十四节气,并学会了几条和天气相关的谚语:“久雨西风晴”“朝霞不出门,晚霞行千里”“早雨不成,成了不晴”……书中还记载了民间中医疗法、民间处方、应用文写作、黑板报

图案、日用品保养等。总之,这本书内容丰富,几乎包括了农村所有实用知识。后来,听母亲说,这是当教师的舅舅买的一本书。再后来,随着年龄的增长、岁月的流逝,这本书不知何时遗失了。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,我也很少再想到它。

现在,双手拿着这本残缺破旧却感觉沉甸甸的书籍,我像是见到久违的老朋友,又像是拿着一件失而复得的宝物,不忍释手。一本书就像一艘船,能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。在艰苦的童年岁月中,是书陪伴我度过无数的闲暇时光,使我增长知识,是我童年的慰藉。

小说 连载 ②

布衣诗人谢榛

◎ 武俊岭

我感到担子很重,便问少夫人知道不知道公子平时交往的人物。少夫人以泪洗面,一个也说不出。我平时看守大门,有人来拜访公子时,总要问一下身份。这样,就记住了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于是,我就一个一个地前去磕头作揖,请求他们伸出援手。可是,没有一个人对公子落难表示同情、愿意出主意搭救。想想公子豪阔时,这些人经常前来吃喝玩乐,对公子一脸恭维。现在可好,好像不认识卢楠似的。

我的心凉透了。奔波了一个多月,没有一点成效。我不敢把实情告诉老爷,怕他着急。万一老爷有个三长两短,卢家就算完了。公子从南方买来的那些歌姬,见公子遭难,便向少夫人告辞,悄悄返回南方。一些食客,自然没法再待下去了,也都走了。家里,只剩下五六个本姓仆人,忠实地打理着卢家事务。

屋子漏雨本是坏事,可偏偏老天下雨不停。就在我打定主意,准备向老爷报告我的窘况时,一个月黑风高之夜,十几个土匪拿着刀枪,砍死两个反抗的男仆,翻箱倒柜,抢走了卢家的大部分金银财宝。最后,还把小岛上的所有房子一把火烧掉了。老夫人惊吓而死,少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躲到娘家去了。卢家只剩下老爷与几个仆人。我让一个男仆白天黑夜看护老爷,不能一刻离开。仆人十分忠诚,连续三天三夜看护。其他仆人天天清理小岛上的废墟,累得要死。这样,也就没有人能够替换男仆伺候老爷。有天夜里,男仆困得实在没法,便打了个盹。就是一个打盹的工夫,老爷挣扎着起来,把一根绳子系在门框上,下面做个套,把脖子伸了进去。站着,套子勒不住脖子,老爷便屈身一跪……

说到这里,卢远的泪水流下来了。

(未完待续)

聊城一中琐忆之二

刘士尧老师的历史课

◎ 朱海波

学校之大不是教学楼之大,也不是校园之大,而是老师之大。刘士尧老师无疑是聊城一中最有学问的老师之一。

与大多数老师抱着厚厚的讲义走上讲台不同,刘老师讲课历来“轻车简从”。他几乎不拿任何纸质的东西——包括课本、讲义等,最常用的装备就是两支粉笔加一杯白开水。水杯子也不是高档保温杯,而是最普通的茶杯,有几次端的茶杯还没有把。

上讲台后,刘老师先用几分钟总结上节课的内容,接下来讲新课,这是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他会从黑板的左上部分写起,一二三四、甲乙丙丁、ABCD,各个知识点绝不遗漏。等写满一黑板,也就是写到黑板右下角时,两支粉笔恰好用完,一杯子水刚好喝完,一节课的内容也恰好讲完。他如同一位娴熟的乐师,我们就是台下的听众。在我们最陶醉的时候,他用力一挥,手,

曲戛然而止,干脆利索,颇有回味悠长、余音绕梁之妙。

这时,一看时间,离下课还有2分钟。这2分钟可不是让你用来缓神的,他会慢条斯理但语气清晰地说,同学们,翻开课本多少多少页,从第几段第几行开始划,到什么地方结束,这是我们这节课的重点。要知道,他手里是没书的,无论手书还是布置作业,全凭记忆,让人很是佩服,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“杠赛了”。

每当讲到比较难的问题,他会环顾四周,清清嗓子说,“这个题比较难,咱找个明白人说说。国军,你起来”。国军者,我同学梁国军也,学历史那是相当有一套。每当这时,国军会从容地站起来,不急不缓地把难题讲解一番。刘老师总用赞许的语气说“很好,请坐下。”从那时起,“明白人”就成了我们圈内对国军的称谓,直到现在。当然,我

们班里还有很多学历史的“明白人”,比如,“爽国”“志伟”等等。

刘老师的课雄浑大气、趣味横生,既充满了历史的智慧,又随时能“抖包袱”。他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,把难记的知识“幽默化”。他总能抓住你的思绪,在让你学到知识的同时,也不忘用“华盛顿娶了个小寡妇”之类的幽默语言逗你一笑。所以,听刘老师的课,大可不必担心有开小差的,往往是在大家精力最集中的时候,一节课结束了。

因工作原因,前几年经常和刘老师见面,尽管当时他已是聊城一中的副校长,但我仍习惯称呼他为老师。我说,“老师的课是最难忘的,真盼着有机会再听一次”。每当这时,刘老师总是谦逊地说,“其他老师都讲得很好”。

能给学生留下一段珍贵的青春记忆,历经30年仍记忆犹新,刘老师功莫大焉。